

药费。参加《我是大明星》海选时，42岁的朱之文兜里只剩下100元钱，身上穿着一件御寒的旧军大衣。后来，他登上央视春晚，一夜之间被全网追捧。即便成名后，他依然选择住在朱楼村，过着与普通农民无异的生活：穿得朴素，吃自己种的菜，养鸡养鸭。有演出时进城化个妆，唱完就回家。

在他看来，主业是种地，副业才是唱歌。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，他要么在外地演出，要么就在去演出的路上，但他始终说“根在朱楼村”，而自己就是个农民，一个爱唱歌的农民。

流量散去，他活得更清醒

2025年冬天，朱之文接了一场村里的演出。

台下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大爷大妈。这是他成名以来站过的最小的舞台，面对过的最少的观众。成名后再回到乡村大舞台表演，他感慨万千，一个曾经每月接16场商演的草根顶流，正经历着从喧嚣到寂静的无声变幻。

朱之文很清楚，流量的注意力不会一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。

朱楼村的广场上，热闹早已消散。“朱楼网红孵化基地”大门紧锁，广告牌上的联络电话已成空号。有外地老板来投资开采摘园和度假村，半年后就走了。

流量走了，朱之文反而轻松了。以前他出门要爬梯子翻墙才能避开上百个拍客，如今蹲守在朱楼村拍他的人少了很多。流量散去后的他反倒活得更清醒。

网暴也让他学会拿起法律武器。曾经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持续4年恶毒P图造谣，造谣对象包括朱之文本本人、儿子儿媳甚至不满周岁的孩子。忍无可忍后，他决定提起诉讼。2025年11月，被告人孙某某犯侮辱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犯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，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6个月。

“该挣的挣，不该挣的不挣”


2025年夏天，朱之文去菏泽市区和网红郭有才合唱《诺言》，郭有才几天内粉丝飙到

千万，单场直播观看人次过亿。

与大衣哥同期成名的草根歌手，有人报价早已涨到20万—30万元一场，翻了一倍多；普通网红歌手单场报价普遍在15万—30万元。大衣哥不涨价，不是因为他不懂行情，而是他看得太透：“大家请我演出，不是因为唱得多好，主要是我性价比高。”

这些年，朱之文主动给村里修路、买变压器、建水塔，出资翻修幼儿园，光给村里捐款就超过46万元。他把陪伴自己走红的军大衣，拍卖了51.8万元的高价，分文未留捐作慈善用途。2026年4月，他又主动捐出5000元，坦言“挣大家的钱，理应回报社会”。

有人劝他做直播带货，他摇头拒绝：“大家喜欢我，我给大家唱歌互动，带来快乐。哪天我过时过气了，回家种地，这很正常。”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该挣的挣，不该挣的不挣。”中国音乐学院已故院长金铁霖曾告诉他一句话：“不去要掌声，而是要用你的水平赢得掌声。”朱之文一直记着。

从被流量捧上云端，到回归田间种地，再到意外翻红，朱之文身上浓缩了整个村娱时代的进化和起伏。他用15年证明了一件事：流量会走，但扎根在土地里的人，风再大也吹不倒。



朱之文，1969年生于山东单县朱楼村。自幼家贫，11岁丧父辍学，但从未放下唱歌的梦想。2011年，他身披旧军大衣登上选秀舞台，一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震撼全场，得名“大衣哥”。此后登上《星光大道》、央视春晚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农民歌手。